



芝山會稿十
南學傳下

具

和16
1316
104



門和16
13/6
10止



芝山南學傳下卷

外集

此篇攸乘四方之英髦弗止海南之產也親
學於三省兼山者虎暨嘉二人而已其餘再
三傳而聞知南學故有就本者有流末者有
近似有殊異其學參差不齊然大德不踰閑
輒詎忍以小出入棄之乎非為狗尾續貂也

長澤傳

長澤氏者洛人也名虎字小貳俗稱號潛軒師事三

芝山南學傳



省兼山通小學四書近思錄究易書洪範啟蒙博綜
談觀至雜書小說莫所不涉獵稟資允塞遲鈍為人
虛中無我譽之不說毀之不愠常措心於順境弗觸
嗔恚無問財用之出納無計家產之豐約飄亡乎游
於塵網之外讀書每有義理不通處發憤其類有泚
連日而殮徹曉兀坐如是堅苦忘形歆勤以不得不
措也貧窶窮困游遍凍餒而其娛陶然性嗜麴蘖慕
五柳之風和謫仙之歌或沈醉廢事或酩酊為疴一
日徐誦抑詩倏感悟作酒戒由茲歇劇飲父道壽自

彌賣藥山人以鑿鳴于天下故虎也朗脩養之方尤
精東垣脾胃科又達曆之推步為授時曆不差久寓
武陵還卜築洛陽名顯兩都信從者歿事淺野家穀
竟客於丹陽太守在宮津城延寶丙辰夏五月疾將
返京師中路病劇將沒謂門人曰我先世勵士誼揚
武烈家君聊逍遙上池者欲弘救濟之慈固非箕裘
之業也我幸蒙使君之帡幪得與士齒列正名而斃
焉又奚埃言畢逝年五十六翠日喪發須知之館至
洛之故宅初翁居東武鬚髯不列髭髯長姿貌怪偉

一郡牧使介諭曰憶卿來我第久矣人怪奇貌奚若不翦其鬚對曰僕苟不欲驚俗視而為布眷憐剪鬚乃非我意也不果往見焉在西洛辭祿遯蹟小室村
村民疲憊懇乞藥即行診投劑非羨民不可療夫疾者貧而不能敢給翁謂醫者仁術司命之職也觀其可拯而不拯乃違職不仁也自恐寒脫衣買麥民遂治得全活其人品風彩高致殊絕斯可知矣是以莫踏跣嘯之態莫鬱憂懼愕之意默識煦嫗覆育萬物民同胞物同隊故得喪渾澌物我兩忘者也

清處士曰舉世寶金玉虎也視之均於瓦礫舉世重爵祿虎也棄之輕於弊蹠空匱極飢寒迫至負亡日無視而靡枉義以營畫非有質之廉學之力大越於人者豈能恁地哉然而不諳世路之險夷不揣人情之信詐跋扈竟尾事亡齟齬暮年耳聾闕於器用誠可惜也已

余昔在洛溝澤翁翁曰爾少不可不歷覽書史也不博文則無約禮之地少而不能博則

老後不能焉也雜似博陋似約似而非如砒
 砒瑤琨之不同又如紫之奪朱莠之亂苗也
 夫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分義利之趨判王
 霸之途明乎老莊禪釋九流百家之言辨得
 真妄而不渾剖折邪正而不繆則為博且約
 也其見恍惚佈依渺茫迂闊弗克別白真妄
 邪正胸臆錯殺者雜也非所謂博文也其學
 孤單隘窄徒拘一隅不克周流活潑卒以是
 已不欲詢訪者陋也非所謂守約也後看朱

子書有此義益服矩訓之端的務言什麼精
 謫矣酷怪禁石曹親陪翁之講惟非弗聽格
 論也何為偏狹枯槁疑似異學耶然廣隅耿
 介知止處宴不歡嘖冷灸舐殘孟則我奇之
 匪碌亡者也
 又聽正保以徑唱南學於東武者潛軒為之
 胄弘南學於西洛者闇齋為之冠此後覲觀
 蹈關陝之路沿伊洛之流者或雖非子子面
 命耳提而仄聞進脩之方以堪自淑也

山崎傳

山崎氏名嘉字敬義號闇齋又號垂加俗稱嘉右衛門洛陽
 市店針鑿之子也自幼敏捷秀英八歲誦法華八部
 遂入禪林呼絕藏主來棲吸江寺在土陽城正東時未弱齡
 先見時中翁講儒經後隨三省兼山子最磨龍既有
 信得而歸正路擲曲徑而作闢異邦君憎其譏浮屠
 氏將卻之兼山亟告其牙之中用君曰此侏儒輩
 在邦奚為遂逐之倉卒還洛兼山深憫非其罪為渠
 於洛下買宅嘉終身所居宅饋粟以賑爨又屬學徒六七

人而承其業擠排芸憲講書從游寢臻嘉也有侵不
 肆其徒離散兼山聽之艱然棄捐嘉也奄失賴據無
 聊然似水母之無蝦狙之無狼致書屢謝戾而兼山
 不敢報閱歲之武陵寄寓加藤作州牧游事井上河
 州牧最後徇會津源羽林公之名為侍讀矣和辭經
 義而折毫縷諳史書若干萬言極便給饒舌善答問
 如撞鐘故有門人子弟通業者有君長士夫進金者
 羽林公撰玉講附錄三子傳心錄社倉記等唯主總
 裁嘉也纂輯之只憊資質編急鹿厲負才倨傲凌忽

人物是以朋友故舊或慙或慍或鄙或憎無始終全
 交之人雖三省兼山之教育河州作州之渥恤且乖
 且遺一過弗顧斯知其事或惡學儕詬罵叱咤曰只
 藉先聖之語躬為飽鷹之行讀書如此不如不讀之
 愈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行相顧知行兼至
 學之要也嘉也固讀書者之罪人也鷲鳥累百不如
 一鶚丘垤積萬爭及泰山我愛彼之高才適聽後來
 悔改寬厚思當必然天和壬戌季秋沒歲六十六
 或六十一然寬文乙巳上日詩曰大嘉本經術學史學
 衍用數四十九則至此六十六

亦諷明于文義昧于體驗長于言說短于文章所編
 小學蒙養集大學啟發集四書序考洪範全書文會
 筆錄梓行于世又好神道洞達厥說非髣髴著艾極
 自焦懷以觀古昔文字者也

清處士曰余作嘉傳適語一老者曰王荆公
 博辨強記識難字屬奇文以偏聽獨斷取記敗
 熟視嘉之氣象乃彷彿荆公敢無發妾傾壺之
 嬉嘉也更無申韓老佛之迷一得一失遞相半
 嘉也不流媚嫉之毒不遺青苗之害便以微而

不居宰輔之位也老者掉頭作氣曰禮云擬入必於倫嘉也問里一匹夫荆公中華賢輔昭子比而同之胡言不倫乎余曰不然陋巷之士與禹稷對舉擬之以其道也王與嘉唯言其氣象之似耳老者曰汝過矣古者以及本報賜明所由貴所宗為禮夫子聞伯高之赴曰夫由賜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便明恩之有所由也陳良死矣弟子陳相倍師而惑造言之偽學孟子痛責之以罔道之有所由也窺見此類聖賢謹

厚之意蓋可知也兼山河牧之於嘉也恩義訣盡嘉也恕不介於懷豈人之常情敬宗報賜之禮哉講經好任他其行恣地便屠兒之拜佛倡家之讀禮之謂也有其實而得幽厲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何則重王法也畏公義也師者道之所在為隆道隆師也設門下子弟亦詎得阿黨其人以誣公義之法乎今汝欲秉筆垂勸戒於後葉而枉意微詞以隱晦其跡何居哉余曰吾子之論明矣

徒然既往弗問方來吾子與嘉絕交許多年
 曰二十余年余曰魯肅過潯陽與呂蒙論議大
 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
 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
 遂拜蒙母結交而別三日尚然矧二十余年乎
 奚知不奮發為善人也君子容其改過不念
 舊惡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是故與人之
 道器之弗求備取其長處不顯其短吾子之
 論忍然忍刺非仁厚矣河牧作牧亦嚴毅直

絞之主也念怨乍生不可謂獨起於嘉之風
 波疇昔兼山與嘉絕交事出於曖昧而妍媸
 態弗著適聽諸真昌曰晚年矯揉得自和平
 不似昔者之強梁學增長知洞徹宛若玻璃
 盤載琉璃瓶子紉佛老紉音黜史記曰聞聖
 誨俾人瞭然披蓁蕪徂大路余未盡信其說
 然於勵學問誘後生之功則有不可得而蔑
 焉也

飯室傳

飯室叟本姓小櫃氏俗稱與五右衛門名及字未詳蓋武陵人也生
稟朴質敦厚崇道師古接潛軒長澤氏歷年所焚膏
繼晷學習砥研肆有自得尊信小學四書如神明之
照監一生唯講小學四書而已曰古人猶多四書我
道斯足矣何暇讀他書恒慕魯齋之為人言恂也行
綽也逢被毳荷蓑者敢無慢易晤播紳簪纓者亦無
面諛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庶幾乎心友之際
董愆督違則直言而不顧避然而未嘗逆人意以其
心無物虛舟而游也宰輔久世和州牧曩學於此大

人啟悟敬聖教建祠宇定文會既而至死不變大人
之力也和牧尚法華經或時丈人謂和牧曰執事少
讀聖經未能曉感滅有無只管佞釋氏職阱陷于阱
觀寧離于學所謂書癡也和牧喜納益信其道矣性
好高閑嫌塵喧遁于垆野不需聲名弊袍纒履體藜
藿僅療飢矮屋暫庇雨而已素貧而不顯知足而不辱
可謂一隱君子者與老後應源羽林君之招出焉君
命待食從容問曰物論拙迹若奚叟對曰未知君效
吐握之勞以謙遜下士否人只聽譏君之吝嗇而已

君哂曰世間浮華故視儉為嗇乎叟曰弗聞自省之言却承非他之語是所臣之未解也君瞿然曰是也何以教某對曰修身以居敬為政以易簡平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喻寔有理哉君深嘉其言仕歲餘而不祿

清處士曰牛込重忞居士嘗師飯室叟而學紫陽之道居士曰此人講義每章說得主意大旨分曉親切超於耗費話言屑亡文字者遠矣余想學風自南來庶乎路脉弗差善哉

○又曰重忞居士前為監察御史恰叶厥職蒙擢拔為長崎巡監令縣十年治績可觀焉祠堂祭先書亭聚朋孜孜不墜墮詳備于行狀墓誌抑羽林君河州牧和州牧藤作州牧稻石州牧此數君挺特傑出之才英烈剛明之質禮義之大實南學之巨擘也其餘國主郡牧遵順南學不知幾若人但學有淺深見有得失自不一樣也方今儼然在焉者豈皆純粹哉而憚言渡不恭不容易論焉凡侯伯

卿士不叙其傳便以與列國之士貴賤異等也他日當別編集

正直傳

正直翁者洛人也姓川井氏俗稱與為入慈實不訥至孝踰中年志於道曾聽闇齋之談有篤信得焉手寫四書集註小學句讀後與幹叔已子接欣然低頭聞性理之論丁憂既大祥母復沒前後執六年之喪無敢違禮感化其孝隣保皆尊其親粵有不順之子來訴父之不慈翁聞不語泣而涕下彼子驚問故

翁答曰聽乃言似哀鳴甚不祥可過去我庭曰噫怖示喻翁曰乃詣弊廬趾也厥趾孰得而運之告訴不慈舌也厥舌孰得而轉之總無非行親之遺體也將枝傷本骨肉相噬官府之所棄市天地之所不容厥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彼子憮然自失翻然感激曰予戲謔費光陰未聽名言德音故不知自友責躬徒視有不是處至於大過必扣頭謝罪歸家即日改行敦睦父悅其孝到翁拜曰殆失我兒今而有兒是杖者之賜也翁曰汝兒生質美尺未識學之青也須念

古人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之言翁少時富
賈老去厭貨殖遜于東山鶉衣百結飯糗茹草衡茅
環堵風雨蕭條除非日以誦經為業遍交以清話為
宗心遠見悠更靡齷齪生涯脩行為己者無所為而
然者也雖翁固無勢位其志便可尚哉延寶中壽八
十餘無煩牀褥遽然終焉人以為徐孺子申屠蟠之
儔也

清處士曰翁是一味誠實人也獨立不慚影
獨寢不愧衾翁之謂也昔遘翁敢問進脩之

方翁曰莫追徃日之蹤莫忘來日之杳唯一
日目下勉為善而已如是日復一日積而度
歲月久則自然慣習善斯成性余審斯實踐
之言非想像也教夫惜父子克慈孝詩曰孝
子不匱永賜爾類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
觀於此而倍服古訓之驗也

朱川傳

朱川氏者洛人也名一貞字幹叔號操軒俗稱義本
多錢之賈自憂為逐末之徒捨街售交易之事澹泊

為如一作廉介之士少學三宅道乙者中年聽山崎氏
之講餞知大體又與潛軒已千會極日究力詰難論
辨食藜嘗膽辛苦困學而通小學四書近思書易為
入端嚴厚重動止有則山形中村宇保等僉萃耨館
不拒就學不欲強教禮尚徃來故有來見者必徃而
報若其僕射亞槐黃門相公不能出禁闥迺應貴招
有徃教也堀川有齋材者姓伊藤隕醉陸王之糟陽
些程朱之誨造為新奇說蠱惑黃吻曹幹叔為齋直
規曰先賢謂周東遷而孔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自

孔子後一人而已故厥學喬似泰華之岑雖無離婁
之明亦視焉厥聲洪似雷霆之震雖無子曠之聰亦
聽焉怪汝方寸憤乎聰明壅乎頑而不覺木鐸之徇
不辨朱光之照獨何為乎哉唯匪自誑而已仰謾前
聖在天之神伏詒蒙昧欲學之兒實我道之罪人也
不草異見澣汗穢余與汝歇周還其交際謹嚴於是
可觀梗槩焉宗室大賢公侯郡牧聽其性行純懿遣
聘速之幹叔答曰僕洛之販夫也瞽首閭閻肆不狃
士義竊慚虛譽沸騰冒瀆高聽而無實之繼夫名學

之充其靈今不從拜慢也後被謗譏辱也與取其辱
寧得大簡之尤乎不肯奉檄奧州刺史羽林君亦見
屢徵固辭避不往蓋欲草萊終身也延寶戊午秋八
月病卒行年五十二

清處士曰幹叔門無雜賓堂無雜話凡無雜
書蓋志醇乎醇歟叔之遂不事邦侯非意出
於壘之上九自謙憶師道之不當也草莽之
士多無常產自奉不充豈得繼叔之風塵乎
凡事非一槩中無定體進退唯勢出處唯時

非膠柱之謂則秤錘之義也子曰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故士懷弧矢之志有事
四方者也孟子曰古之人出疆必載質三月
無君則弔仕如此其急也斯識人或以仕為
饕以不仕為潔乃非辟之論也

外集附錄

成名於南學堪可採擷者不數然余未諳聞
知則無繇操觚祗錄此六七人爾

土岐氏

土岐重元蓋濃州人也曾接潛軒長澤氏講習有年
 于斯瞻仰匡山依怙雲谷積見於羹見於牆參於前
 倚於衡之思得通小學四書詩易資質嚴峻夸大外
 人頗可否歟口囁亡雖然挺立不萎至死不移則奇
 特哉夫以鑿方舉于朝乃非士列也但楙於勤學教
 入之功故摭附焉

清處士曰余搜青囊中喜得此一魁翁也京
 師有鑿林氏一者學於闇齋山崎氏專正學
 不度僧道祠宇奉祀不事稷俗之禮宜敵耦

於土岐氏是亦非斗筭人也

莊田氏

莊田氏者武陵人也名靜號琳菴昉之四方學鄉適
 土岐氏訂舊聞壯歲依丹之龜山城主松平伊州牧
 之麾仕為侍讀為人柔遜溫良記曰文子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呐々然如不出諸其口熟按靜之氣
 象其近似焉邂逅出游於洛觀己千子僖窟翁講究
 學庸近思錄嘆曰南州之學伊洛之本流我向來散
 渙出沒迄今脚跟無立地聆二子之論若大寐之醒

勉看群經博覽諸史寬文庚戌歲若牧君病逝嫡子
幼庶孽權立群小得志謀事於內放行六逆外議咕
譎靜也曾有教學輔導之好自以為不可隱默捧諫
疏以擯譎或面爭以閉邪奸佞黨深忌之乃構讒抵
罪幽囚於城下圜中因作獄吏問答語記史書數
千言弗舛一字將就死地諭獄吏沐浴向南燒香拜
先君曰死酬知己之德謁地下無怙怙又向東遠拜
武陵之母戲歎淚不禁曰萱砌春輝之鞠育豈得報
寸草之芒乎今復先而貽大莖之嗟不肖之戾孰大

焉我匪弗懷私恩其柰公義何哉謝疊山為老母在
僕數年之後死謝於先朝胡澹菴奏斬秦檜雖母在
然不能猶豫古人之行不同者時也勢也朗吟小詞
十篇其一曰迴慕胡忠簡英名萬古流浩然同正氣
一笑隕禮頭泣踏白刃辭色不搖檢者悉掩泣不能
矯首睹也

清處士曰荆軻深沈故魯勾踐不意發驍勇
於強秦之庭莊田溫柔余亦不意泣死眼明
言笑如無物也是識悻亡于外者內必荏怯

知命知義便處患難不失其常故曰真正大英雄人必由戰亡兢亡上來此之謂也

江木氏

江木氏者備後人也名愛字晦養號三壽父執墾業事水野作州牧父沒後晦養辭去登香壇入士林獲遂遷喬之志為人拙謙寅肅劬劬不倦初間遍謁當時宿儒輩視趨向後隨己千幹叔受夏楚余在西都充少揖晦養雁行相與讀群經及朱子書過十載遇東都廼會講易本義通書晦養曰吾儕日夕讀誦踈

於踐履所謂屠龍之學書中蠹魚也傲一秀生曰勿博辨廣大勿認明深察緘口錐舌古人之大誠也齒敝舌存柔弱生之徒也我哀彼莊田氏醴酒蜚鴻益先見幾而起古詩曰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莊田氏之謂也賈生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財與名雖清濁不同而既言徇求焉利心則一也足下宜莫切亡求名也吾儕饒誦先賢之矩訓未眎微效竊作近無忌憚者我人祗須及求諸身也此等言愈深切之誨也曾聽在洛陽積年考勘透律呂新書又善習國朝

古禮之式然素行默拙無誇飾之巧故鄉黨人不知而失之愚夫難曉到不知東家丘則於晦養奚為獨訝哉卜居武陵學徒日繁天和壬戌之夏嬰厲虐疾而沒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祝詞名空在冰滿彈仕早世無嗣

清處士曰晦養之伉儷島氏讀書略識文義有一士人悅其勤學娶之娶婦乃更凶服盛靚妝抱亡夫之財而嫁噫嘻非不諷程子孀婦之論且有昆之可託復何困乎徒慕富貴

自失貞節是名教之所譴史筆之所懲夫彼士悅學泉何之謂也哉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見月令龍麟洲作詩麟洲即作譏呂負宋而降元呂視之大慙其詩本比也為此若婆詠即賦也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

三木氏

三木正秀者奧州會津人也號操之俗稱又衛門事濃州刺史稻葉公公時居相位操之為近習克蹇諤克恭

虞苟得近臣之體近臣當以蹇諤為體擢入機要逾
慎密好士薦獎其拔咸適其用公賞其勞勛欲進秩
以列大夫固辭不遷曾學兵書而達攻守奇正之法
嘯傲禪窟而聞神通妙覺之說後志我道仰景南學
仕有餘力則以討論延寶庚申秋一日頓病勢劇不
可醫群公子皆視之誓賴曰臣忝飽沐膏澤憾服勤
不能滿焉愁困學未獲驗歲超不惑者茫儻伺但為
體認敬義臨終靈臺不昏須臾而逝士夫知與不知
莫聞之弗痛惜也

清處士曰鄙夫貪婪眩迷至如猩猩服酒青
蠅投羹殄生爛身而不飽者復曷足挂齒牙
也彼白面郎腐儒生恃君寵狃父愛飽暖之
餘攘臂矜曰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也當其不義輒棄萬鍾猶一簞食何為五斗
米折腰乎這箇先賢之言行載在故紙上未
試辭受取舍之際未歷世變崎嶇之路輒難
以空言信其行上蔡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

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
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余面見辭讓于
石祿者唯操之正則二人也

松田氏

松田正則者土州人也俗稱五少個儻不羈膂力絕
入射御劍術鎗法之類莫不即大夫而窮到底特長於劍
術一日遇己千子談大了悟奮發自新可比周處猛
省改革以除三害也講習小學四書尊尚道學曰騎
之磬控弓之縱送劍之擊鎗之刺其輸贏全依乎體

之偏正心之存放故工夫用力在正內志直外體當
整齊區宇喚醒主人翁惟心惟一萬變斯監久而自得
勿忘勿助長非著意非不著之間猶執鳥卵之妙便
事理一致表裏相應而莫萬事不成莫百行不治也
壁書敬齋箴主一箴四箴朝夕覽以警焉常語云悔
恥昨非其免幸而已晞修省來自漸寡其過始事南
國蔭襲先人之祿性儉積貲積而能散寬文中奉使
於豫州松山復命愜旨迺任國政視事一年欲增員
到千餘石正則預慮必與同僚不合彊合便為彼籠

單不得撥脫固辭不受託痾致仕而行西事藝陽侯
班秩依本為卒首兼謁者歷十數年遇于武江腰偃
僂髮種亡形雖老志無衰謂余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如是操執敢無漂漾則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以可泰然由大路上
行矣後三載以官事再來病沒於武江

清處士曰余嚮聞管轄之法曰慣城寨斥候
控帶分合以至變化無形神武無敵之妙又
聞漆翰之法曰習骨格間架遲澁峻疾以至

心手相忘神運自然之妙又學射學騎率無
弗成然也自禮樂文章之典至凡百玩好戲
嬉之技逐一繇法推窮而融會於此心之靈
可觀道體無所不包羅也松田氏善達擊劍
之術以曉居敬存養之意濯舊習抽新得喜
我道終此身宜由一路之明擴而得入德之
門者也

又曰海南諸儒谷已千

名松字宜貞 岩東峯

名恒字震翁肇學

閩齋後從游羨山 遲上行之後南州之經業

掃地空矣獨有手島氏者二子之門生也其
才器雖不足為棟梁為巢窟然最尋繹舊聞
以授業童蒙侶而已矣他邦則潛軒閣齋宜
貞震翁之弟子在也分處南學不乏於人所
謂濟上多士克廣德心者也又有和州人高
橋遠治者初年好博綜遍觀當時有識之士
後學於已千幹叔自謂有得焉振衣芳野之
雲巖斷步京師之埃衢此於我有齒德之畏
友也獲觀善之益憑規戒之力中心藏之何

曰忘之遠治名也字曰慎夫○名字之說海
南先儒謂其幼名截為集字或為二字者為
名為諱十歲以上元服而有兩字稱呼通和
訓者為字古禮所謂二十冠而字之義也余
成童游洛舉此說而質諸慎夫慎夫曰不然
義方相反兩字或集字通和訓者為名柰便公
卿朝而所自稱也禮謂君前臣名是也其集
字或兩字漢音不拘入和讀者為字見管江諸
家之流可徵焉長崎譯者林道榮來書之說

亦爾余據慎天之言因仍古來之例然而此
傳攸乘皆南儒也其字名之差今不可追改
便遵曩者之軌而已究竟禮文之小異無係
道義之大體各自隨見茲行無害也且郡監
縣令或元士諸有司非主于其國而稱國名
者我朝在昔如秦漢以後之制諸州置守
尉監三年考績交代今亦依其名之遺風也
當順舊章書勅史使君太守近世國君郡牧
猶三代封建之制便謂侯伯復有何妨乎或

曰小國之臣曰卿曰大夫曰執政執事其稱
恐不適均余曰固哉汝言夫雖小國有孤卿
也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則自稱之詞陳
子車家猶呼其家大夫司徒者天子之官也
孟獻子家有設司徒豈有不知禮而然哉鄭
小國也道子產執政如執事乃謂士家任事
者亦可也天下與國家廣狹尊卑區而不齊
但繇司事設建厥名則大抵相同是古之義
也又言君所為朝廷言上書為奏疏之類通

用於大小上下今東都官職名鄙褻不雅故
記事須考其當而用漢官名唯非雅飾而已
似不得於西都之典儀也

又曰余聞好繪畫者寫影令面自姿貌肖厥
真故氣運風骨各殊矣拙者画幾千人然手
段都若觀一人之影也好文章者作傳述言
行氣象狀厥實故藻葩精神各異矣拙者記
幾百人模樣徒若讀一人之傳也左傳曰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是所以影傳之千百殊異

而筆奪造化之工也其為人有易良者有佶
屈者有果敢者有含胡者有廉者有汗者有
讓者有矜者昂低淑慝之品萬般可觀也是
故朱子曰予嘗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
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
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如麟
鳳之為祥磊砢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洩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蚯蚓瑣
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詭訛閔倏狻

猶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言其氣稟其私
 心輒如此而暨其性善公心之至輒有一致
 不貳猶合卷同符者當盡變化而後貫徹也
 遷固之書則譬能描人之形容矣聖賢之書
 則直能騰入之心性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以文善狀出其心性事迹
 也此傳也爭得擬夫騰心性聊欲倣彼描形
 容亦筆力萎弱而未由也已鄰女效顰及添
 醜賤工畫虎及類狗之謂與

書南學傳左方

西都高慎夫來書曰茲乃騰南學傳數
 回看過造語典雅理致正當若三省兼
 山二先生傳精神鍾聚亶懸河之筆也
 若夫長潛軒米幹叔川正直傳則有事
 跡小異壽算稍差今記其實而附便風
 吾子宜改之余得書喜甚矣即日匡其

舛訛來書又有言曰谷已千子自少至
老終始如一學問精切踐履篤實出處
義既正窮困操益堅我儕之師表南學
之領會也不幸不遇牢落終身真可哀
哉鶴真昌幼敏絕倫七八歲已誦若干
萬言十歲賦數章詩十四五訓點通鑑
綱目梓行於世博覽強識浩無津涯二

十從山崎嘉而受經業通四書易洪範
之義其名遂達邦國為宗室被召祿仕
唯惜仕而不歷年所僅可四十早世故
脩國史聿未成此二子者豈非吾子之
師友乎須作文列其傳也余亦惟之故
答書許諾焉他日編南學續傳則當審
彼歲譜出處履歷而筆錄也已是以叙

來書之言而附卷末自冀有其遂爾
元祿乙亥陽月九日

清處士書

元祿拾五年三月吉日

武陽芝神明町

芝山會稿南學下

書肆

和泉屋市兵衛版行

